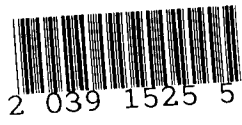




荀子說中篇小理集



蕭子龍中篇小說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蒋子龙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黄起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次印刷

字数：345,000 印张：17 印数：17,701——44,500

统一书号：10109·1453 定价：（简装）1.70元 （平装）1.55元

序

阎 纲

这本集子，共收作者五个中篇：《赤橙黄绿青蓝紫》、《螺旋》、《开拓者》、《维持会长》、《弧光》，都是蒋子龙同志近年来做短篇的同时做出来的。五篇不算多，合起来却洋洋大观，书不谓厚，份量却有点几沉。

一篇《机电局长的一天》，一篇《乔厂长上任记》，再加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工人短篇小说作家蒋子龙名噪一时。蒋子龙是生活的富有者，总有许多东西等着他写；他写顺了手，写不尽写。《乔厂长上任记》实际上突破了短篇的界限，直奔中篇，因为内容充实，短篇有点框不住它。《乔厂长后传》也象中篇的架式。看来，蒋子龙写中篇已经箭在弦上。果不其然，在一九七九年以来作家们竞相写作中篇的高潮中，蒋子龙足月之后的中篇小说临盆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是血肉之躯。

《赤橙黄绿青蓝紫》意在希冀青年人全颜色地发展。单色就不好，和穿衣服一样。人的全色应是德、才、学、识、情、貌、体魄、喜怒哀乐、琴棋书画等等。全颜色就是五颜六色；多姿多采，复杂而又丰富。不管个人情况如何，整个社会无疑是全

颜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螺旋》写一对夫妻在人生螺旋上的微妙关系。道德、爱情、信仰，颠来倒去；忽真、忽假；真的隐去、假的复来；假的太多了……这难道就是人生？“都走着同一个螺旋形的人生道路，终点却这样不同。”“历史原来是很严肃的，我吃亏就在于把它当成了儿戏。”

《开拓者》因塑造了省委工业书记、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智慧过人的志士车篷宽而为读者所注目。车篷宽当着一位副总理的面慷慨陈词，心里想着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并无个人杂念。

《维持会长》原稿五万字，砍掉三万字以《乔厂长后传》为题发表，现恢复原貌。作者塑造了一个不图进取、只想维持现状的老同志形象。“维持会长”本是日寇侵华期间，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生出的一个怪物。他们在几种势力中“维持”，替日本人办事，替国民党办事，也替共产党办事；白天干鬼事，晚上干人事。可悲也夫！这种“维持会长”式的人物，现在又借尸还魂了！

《弧光》着重写一个因父母被整而自学成材的青年工人的特殊境遇，表现了一种“爱情以外的，比爱情更强烈的一种感情”：微妙、复杂、特殊而高尚的男女之情。

比起作者的短篇小说来，这些中篇小说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推进。这些中篇小说，继续发挥了作者短篇创作的优势，同时，又在开阔生活面，深化主题和塑造人物的“特殊”性格方面，跨上一个新的高度。

蒋子龙向来不“逃避现实”，这一显著的特色，在他的中篇创作中仍旧保持着，有时甚至到了不避锋芒的程度。他的作品

对生活现状的反映，率直和尖锐。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蒋子龙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正宗；正是由于坚持了文学对生活的这一唯物主义原则，才使蒋子龙的创作不但突破了他自己“十七年”时的水平，而且突破了“十七年”间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水平。蒋子龙走的还是《乔厂长上任记》的路子，而《乔厂长上任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果实。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反映工业战线的努力和摸索中，在经济大转折时期和建设四化的最新奋斗中，蒋子龙的小说创作是个显著的标志。这个工人作家，把“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有人担心：蒋子龙论世事不留面子，贬瘤疾常取典型——小至工人、技术员，大至省委书记、副总理。他吃了豹子胆？他不是吃了豹子胆，而是吃了定心丸，即三中全会的路线。四害掳掠过的中国，既然是一条行进中的受了重撞的航船，那末，就得首先为补漏而寻找漏洞。蒋子龙亲眼看见船舱进水太多，他远航心切，不得不急于将漏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蒋子龙自己，何尝不是疗救者！

正因为疗救者，或者具有疗救者那样的责任感，所以，他不为贤者讳，不“高抬贵手”，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昧“良心”说假话，而是象个产业工人的样子，襟怀坦白，直言不讳，嫉恶如仇。一句话，他吃了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定心丸，有党和人民给他撑腰，有恃无恐，他怕什么？

然而，蒋子龙的小说，毕竟与一般的“暴露文学”不同。比之后者，它显然略胜一筹，反映生活更全面、更真实，现实主义更充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蒋子龙在“暴露”、

批评生活中的消极面的同时，以更大的“责任感”去呼唤、发现和助长生活中的正义和正气，以四化中新冒尖的先进力量对抗四化中的旧势力、恶势力，在气概上和道义上压倒他们，哪怕作品不能以喜剧结局。因此，他的小说尖锐而又真切；大胆而又自持；犀利而又合理；锋芒毕露而能痛下针砭；伤心而又感奋；于复杂的情感中，注进浩然之气。在这种描写中，对社会主义新人——四化建设中的创业者、开拓者、闯将、革命家等形象的生动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正是在这一点上，蒋子龙的小说才于痛自警觉之中给人以进取的力量，给人们以拍案而起的冲动，而不是陷人于无边的哀怨之中。如此看来，蒋子龙把一般“暴露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造就了一种比之“暴露文学”更富批判力、更富自信心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文学。这是一个不小的功绩。

正由于此，我对蒋子龙的从《乔厂长上任记》到《开拓者》一系列的作品，报以久违和惊喜的心情。

蒋子龙的创作主“实”，同时，也主“气”。主“实”，始有真面真情真意；主“气”，始能高奏“正气歌”，振兴实业，振兴中华。

蒋子龙的中篇小说创作，仍然沿着他的短篇小说、特别是《乔厂长上任记》开创的道路向前迈进。《乔厂长上任记》乃发愤之所为作也，一股豪气扑面而来。这篇作品写“逆境”，更在“逆境”中写新人——生活的真正主人。来自现实生活的新人，风尘仆仆，炼就一副硬骨头，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他们象一块燧石，在旧势力重重的敲击下，越发迸出明亮的火花，既然如此，作者也就用不着回避生活中本来存在着的黑暗、肮脏，恶旧势力，

保守思想和其它尖锐的事物。乔光朴敢立“军令状”，敢在激战中“演主角”；车逢宽敢当副总理的面慷慨陈词，其源盖出于此。他们是经过“文革”的炼狱，革命心最强、更富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人；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是立誓改革、走群众路线、坚信四化才能救中国的新时期的新人物。他们或许暂时失败了，也不过是暂时的失败而已。他们不服输，他们的精神力量锐不可当。面对“现状”与新人，面对新人写“现状”，既回避新时期的尖锐矛盾，又不惮于思想解放的特殊伟力，似乎可以算作一条路子。《乔厂长上任记》以后的《开拓者》走的就是这条路。

蒋子龙不愧是雄浑的现代化大企业的儿子，以他为代表的工人作家的涌现，不但大大充实了“工业文学”的创作队伍，而且打破了以往“工业文学”的老框框；简单化地写忘我劳动，写生产过程，写方案之争，写试车成功，写模范行为，写人物类型，写忆苦思甜，写党委书记的万能，写行政人员的保守，写技术人员落后，写所谓“洋奴哲学”，写路线代替科学，写贫贱者最聪明，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把这些东西孤立起来，绝对化，成为一种干瘪的抽象，无生命力的标本。“车间文学”的时期似乎已经结束。文学走出车间，面向社会，把社会搬进工厂，或把工厂置于社会；文学注重写人，而不交待生产过程，工厂不过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整个社会是这座舞台的背景，“社会的人”才是文学表现的中心。人物的悲剧或喜剧，都是人物性格同社会生活发生冲突的结果。把社会变革和历史动荡所影响的人的变化，作为观察的中心，而且通过强烈的色彩把它描绘出来，自然而然就反映出一个时代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尽管在理论上不过常识而已。

从《开拓者》为止，蒋子龙完成了他写工业战线从下到上的“人物谱”：男女老少、各色各样的工人，班组长，技术员，工段支部书记，工程师，车间主任，厂长，公司经理，局长，经委主任，部长，省委书记，以至国务院副总理，而且写谁象谁，性格鲜明，有的性格甚至很强烈。蒋子龙有意追求人物性格的与众不同和意外的强烈。他后来的创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企业的领导人身上，塑造出“工业文学”中极为罕见的各级领导人的群象。自下而上地完成工业战线的“人物谱”，其中又着重工业领导人的性格刻画，这就更便于把“车间”置于广阔的社会舞台之上，便于鸟瞰全局，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作品从而变得越发的真切。这是一般作家不曾有而蒋子龙所具有的一种优势。蒋子龙说：“我所在的工厂是全国八大重型机器厂之一……经常和部、市、局的领导干部们打交道……可见这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基地，八面来风，四通八达……当我一级一级熬到了车间主任，眼界立刻开阔了，原来厂长就是这样组织生产的。开上几次会，吵上几回架，心里更清楚了，闹了半天，局长、市长、部长就是这样的。特别到厂长办公室又当了几年秘书，上至中央委员，下至十三级干部，都当过我们的厂长。我脑子里的这盘棋活起来了”。

蒋子龙的刻画人物，不但试图对我国新时期的现实关系作深刻的描述，带读者以领略世相，而且力图启发读者在当前情况下怎样处事，做人，他的笔下，喷薄着思想解放先驱者的、火一般的熱。

在人物描写方面，蒋子龙好象越来越注意到性格的复杂性，

因为社会确实很复杂。同样是新上任的厂长，《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里的金厂长，就比《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乔厂长复杂。《开拓者》里的车篷宽也比乔光朴复杂。《弧光》里的路凯(男)和马越(女)，《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思佳(男)和解净(女)，更为复杂。惟其复杂，有所追求，他在社会“现状”和“现状”中“社会人”的真实基础上从事复杂性格的描写。这一追求是必要而自觉的，我觉得这是蒋子龙主“实”、主“气”的现实主义日趋深化的一种表现。

比如刘思佳，他桀骜不驯，倜傥不羁而又玩世不恭，其实是个压强扶弱，济困救危，多谋善断，精于心计的有为青年。不长期在工人中、特别是五花八门的青年工人中打滚，这种人物万万写不出来。蒋子龙笔下的刘思佳，“他表面上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内里却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他嘴里常哼的几句小调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生活好比万花筒；为人应该怎么办？主意就在我心中。”这就是复杂的青年工人刘思佳！正由于这个人物复杂而可信，正由于这么复杂的工人竟然被善于发现和保护人的长处，善于把政治思想工作现代化，智圆行方的姑娘所折服，两个人物性格所撞击出的火花显得格外明亮，艺术的感染力和新精神对人的潜移默化更见成效。在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方面，蒋子龙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读者若有兴趣，还可研究一下他的《弧光》。在这部小说里，两个主人公间“爱情以外的，比爱情更加强烈的一种感情”，被描绘得细致入微，感心动耳，回肠荡气。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蒋子龙不善于描写男女之情，现在看来，有些武断。他脑子装的人物太多了，他对他们太熟悉了，因而能于复杂中见真切，复杂中见丰富，复杂中见全貌。循此以往，可以预期，成就大矣哉！

在小说艺术的描写方面，蒋子龙的特点十分突出：人物个性奇特，语言斩钉截铁，故事环环相扣，结局出人意料，一以贯之，一气呵成，快人快马，快刀斩乱麻。他用笔如椽，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四时风云舒卷目前；描写工业领导者和意志如钢、行动如风的革新家新人形象，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他使墨略欠细腻，但不拖泥带水，大刀阔斧，干脆利落，自有赏心悦目之处。自不待言，蒋子龙属于豪放派者流。

蒋子龙受过西洋写法的影响，并非一味的“土”。一九八〇年“意识流”热的高潮中，他在写法上也相应起了点变化，这在中篇《螺旋》中看得十分清楚，时序的描写颠倒了，内心独白加多了。不过蒋子龙只是试试看而已，请问：是否顺手？反正，此后他又（基本上）回到老写法上来了。

鲁迅先生是这样做小说的：“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以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凭我的印象，这方法对蒋子龙也是适宜的；这是地道的“土”方子：小说作法的民族传统，如《三国》、《水浒》然。

我一直觉得蒋子龙受《三国》、《水浒》的影响（包括英雄主义气质和粗犷的艺术风格两方面）很深。注意人物的刻画，人物个性务必奇突，主要人物富有英雄气，细节描写因经过严格选择而颇具表现力，重视在行动和对话中推进故事，故事情节进展较快、能够抓人，一环紧扣一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总要掀起几个震撼人心的高潮而后已，粗线条的勾勒多于慢条斯理

的工笔细描，结局一般是“煞尾”——如截奔马，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意在言外。这一切大多得力于《三国》和《水浒》，蒋子龙继承了民族小说艺术传统的豪放美、粗犷美。他手中的笔，是一把凿子或刀子，他的小说是凿出来的石刻、雕出来的木刻，明快而雄劲！有同志说蒋子龙的小说“粗”，这是误会，也是事实，不能一概而论。粗重不是粗浅，粗犷不是粗陋，粗壮不是粗疏。然而，蒋作确有疏陋之处。粗，非去皮之精粮也，近似未加工的原型；粗也者，骨头架子少肉之谓也。在这本中篇集里，从艺术上着眼，《开拓者》多少给人以粗的感觉。我以为，缺少特征性的、精彩的艺术细节的描写，是产生这种感觉的重要原因；细节描写就是人物身上的血肉。在“赤壁之战”的描写里，除情节的发展颇有节奏感、危机感而引人入胜外，细节描写也简直妙不可言。几笔勾勒，眉目如画，三两动作，活现一个人物；点睛之笔，比比皆是，看起来很“粗”，但是谁能说它“粗”呢？蒋子龙真正粗的地方，恰恰是他离开了《三国》、《水浒》艺术传统的地方。因此，不加分析地说蒋子龙的小说粗或不粗，都是片面的。

在一篇文章的最末，我曾不揣冒昧地对蒋子龙写下这么一段话：

他当然是有缺点的，粗犷能给他带来粗糙，急于改革或许使他按捺不住说教，艺术剪裁上还不象制造精密机械那么微妙，有些描写未能把以气夺人和以情感人结合在一起，有些描写多少给人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感觉，因为现实生活更复杂困难得多。

“现实生活更复杂困难”，文学创作自然要力戒单调，也变

得复杂起来，故此，在艺术描写的“粗”、“细”问题上，读者才对蒋子龙提出更高的要求。蒋子龙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他切实回顾了自己的写作。不管他怎样理解创作中多少存在着的“粗”的现象，但是，他的的确确注意把作品写得“细”点。在这方面，这本中篇小说集可以作证。这本集子中的大多数作品，不但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注意对人物复杂性格和人物间复杂关系的较为细致的描写，他已经显示出才华和潜力。我恍若看见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的蒋子龙，他正在建造飞楼杰阁，雄伟而精致，浑然又多变。下一步若能在精妙的构思（包括作品的艺术结构）方面出奇制胜，给人以更多的譬喻和深意，那就更好了，我想。

不论在熟悉生活和描绘生活方面，蒋子龙都为我们（尤其是业余作者和工人作者）作出了好样子，他的经验值得重视。

蒋子龙同志谆谆嘱之，愿意听一个读者在这里絮絮叨叨。现在一些作家颇瞧评论不起，我当然自惭形秽，担心外行话太多，以致“谋财害命”。

京中大热，近日转凉。我和蒋君中篇里的人物，相处了整整两个伏天。我喜欢他们。是为序。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夜

平

目 录

序.....	阎 纲(1)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螺旋.....	(98)
开拓者.....	(223)
“维持会长”.....	(329)
弧光.....	(411)

赤橙黄绿青蓝紫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有各式各样的新奇事，还算是一个纷纭复杂的世界吗？

请看，在这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早晨，第五钢铁厂门前的景象吧。

这座五十年代建成的现代化的十里钢城，现在被一片农村经济繁荣的产物——自由市场包围着。它的正面围墙下稀稀拉拉摆着许多挑担的、推车的摊贩，小米、绿豆、萝卜、青菜，各种农副产品花样齐全。叫卖声此起彼落，唤醒了沉睡的钢城，盖住了厂内钢铁的轰鸣。住在钢城宿舍区里的职工，再也用不着给钟表上闹铃了，小贩的叫卖声就是报时钟，按这种吆喝声起床，就是上早班也决不会迟到。主妇们也不愁买不到好菜和早点，鲜鱼活虾，任挑任选。只要口袋里有钱，就请来吧，想吃什么有什么。围墙里高炉吃不饱，生产萧条；围墙外叫嚷喧天，一片繁荣。叫卖农副产品的小商贩们包围着生产钢铁的国营企业。其实他们卖一天海蟹所赚的钱，够钢厂工人干一个星

期的。钢厂职工把钱送到商贩手里还满心乐意，虽然花钱多一点，好歹吃菜方便了，总比有钱买不上东西强。钢厂的生产任务也许不够充足，可是工人们手里的钱并不少，我们的人民不知不觉地，实实在在地富裕起来了。经济规律象个幽默多智的魔术师，这些年开了我们一个实在不算小的玩笑，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了。

雄伟壮观的钢厂大门楼下，是这个特殊的自由集市的中心，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不但有卖青菜的，还有许多卖熟食的：大饼，麻花，炒花生，煮蚕豆。早晨，钢厂工人上班的这段时间人最多，叫卖声最热闹，买卖也最好。门前有一块广场，钢厂保卫处有规定，商贩不得堵住大门口，必须给进出工厂的汽车留出通道。大家为了抢买卖、揽生意，都尽量往前站，这就使通道越来越窄。这个市场上的商品和价格变化无穷，谁能驾驭它，谁就可以发财。

今天，买卖几乎全被一个高身材的小伙子抢去了。他不象农村来的小贩，满身尘土，脏里脏气；也不象城里推车卖食品的小商，一身油垢，邋里邋遢，他手脸干净，两眼有神，嘴上捂着大口罩，胳膊上套着雪白的套袖，身上系着崭新的白围裙，头上戴一顶白布工作帽，就象是刚从大饭店里出来的一级厨师，潇洒俊逸，风度翩翩。单凭这身打扮，往市场上一站就格外引人注目。他有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助手，这助手和他可大不一样，身材壮硕，大手大脚，一张轴瓦般又瘪又长的脸总算被鼻梁上架着一个特大号的太阳镜补平了一些。两个耳朵眼里一边钻出一撮黑毛，刚好又被从鬓角拖下来的长发遮住，一脸七个不在乎、八个不含糊的神气。上身是米色的大疙瘩毛

衣，下身是黄色长筒子裤。他晃着膀子在市场上转了一圈，看中了靠近门口一块十分显眼的地方，有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在这儿卖鸡蛋，他恶声恶气地问：“鸡蛋多少钱一斤？”

老乡抬起眼，见这份长相，这身打扮，先自怵了三分，开市碰上这块料，自认晦气。但又惹不起他，只好多加小心，陪着笑脸说：“您买点鸡蛋吗？一块三毛钱一斤。”

“这么贵！”轴瓦脸伸出两只手，每只手里抓起两个大鸡蛋，象老年人在掌心里玩核桃一样在手里捻着：“新鲜吗？你别弄些臭鸡蛋到这儿来唬弄人！”嘴里说着鸡蛋，眼睛却瞅着老乡，趁老乡转脸照应别的买主的时候，两只手里的鸡蛋捅进了两边的裤口袋里。嘴里吹起了口哨，每只手又拿起两个鸡蛋，继续捻着，端详着。

卖鸡蛋的老乡没有看到，一个想买鸡蛋的中年妇女，在他身后看清了他的全部动作，吃了一惊，想张嘴，一看轴瓦脸这副不好惹的样子，就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清早的别找不自在。

可是偷鸡蛋的轴瓦脸青年倒不放过卖鸡蛋的老乡，他那象枪托般朝外翘起一块的大下巴使劲一努：“哎，你没看见我们厂保卫处的布告，不许堵住门口影响交通，快挪挪地方！”

老乡的媚笑变成了苦笑，赶忙点头：“我这不是离门口还老远的，不影响过车过人。”

“不行，快挪走……”

戴着白口罩、白围裙的青年人过来拦住了自己的助手：“何顺，叫他在这儿正好，我们在他旁边卖。如果有人想吃鸡蛋煎饼，从他那儿买鸡蛋，我们这儿买煎饼，一举两得，对两家买